

上戏戏文系创办漫忆

何纪华

这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了。岁月不居,时节如流。1959年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创建至今已近60个春秋。倏忽间,笔者也已届91衰年。随着时光的筛选,许许多多人与事在记忆中渐行渐远,靡可追思。如今脑海中印象较深的当属我们文学系草创前的一些往事。

大约在1958年至1959年早春之际,在一次学院召开的教学业务讨论会上,时任教务处主任的魏照风先生曾提及戏剧学院的建制,总觉得缺少一条腿的问题,建议是否可再建一个专门培养编剧人才的学科或系?这一问正好跟顾仲彝先生与我常在议论的创建戏剧文学系问题不谋而合。后来经过部分教师(当时已建有文艺理论教研室)一番酝酿讨论,认为从现有师资条件和社会需求来看,很有必要建立一个戏剧文学系。于是经学院党委批准,成立一个建系筹备小组。成员有顾仲彝(负责人)、魏照风、我和周端木,时称四人小组。

说来也巧,那年头,中央戏剧学院(我们学院当时是它的华东分院)的沙新、廖可兑、王爱民、克莹(女)等同志也在酝酿筹办戏剧学系的事。但经过通气,关于建系的名称和培养重点,双方却有不同思考。中央戏剧学院方面提议建立一个戏剧学系,重点是培养戏剧理论批评和中外戏剧史的专门人才,认为大学里是培养不出剧作家的,并举俄罗斯的契诃夫、高尔基、伊万诺夫(苏联建国初期著名剧作家,工人出身,著有《铁甲列车》等剧作);中国的阿英、宋之的、夏衍等为例,说他们都是在社会和历史条件下自然而然成长起来,皆非科班出身。

我方则认为应该可以创办一个戏剧文学系,专门培养职业编剧。作为不同意见的代表,笔者也举了一些实例:如苏联著名剧作家阿尔布佐夫(《达尼亚》作者,莫斯科戏剧专科学校毕业)、罗佐夫(《一路平安》作者,列宁格勒戏剧学院毕业);我国的杨履方(《布谷鸟又叫了》的作者,1949年上海戏剧专科学校编导演班毕业)等等,都是在大学里提供的特殊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记得好像到1959年春上,中央文化部得知这一情况后,就让艺术教育司的司长戴碧湘,就建系问题,特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会议,听取了双方的意见,认为都有一定的理论观点和现实依据。为了求得暂时统一,都命名为戏剧学系,看以后各自发展情况,再定系的名称。这就是创建这个系的历史上所谓的“锦江会议”,这也就是为什么草创初期两院都曾叫戏剧学系的由来。

但到1959年初夏,准备招生工作时,我们筹备小组几经缜密考虑,报请学院领导批准后,仍坚持以戏剧文学系的名称发布了招生简章,招收新生入学。在随后几十年里,戏剧文学系(简称戏文系)在艰难跋涉中逐渐成长起来,其办学成果,现如今大家都看到了。建系快60年来,已培养出一大批著名剧作家和剧论家、剧史家等人才,成果喜人,尽管还存在新的改革创新的广大空间。

回顾过去,瞻望未来,戏剧文学系作为戏剧作家、戏剧理论家、戏剧史家的摇篮,其前程无限远大,后来者们仍大有可为!

消暑

(中国画)

朱寒光



眼嘴巴扭成一团,表示确实劳筋动骨,损失惨重。哪里料到,鼎公先生把掏出来的钱,又放回口袋里,故意一个字一个字的用洋泾浜式的英文说:你高兴,我高兴,我买。接着摇头又摇头地说:我高兴,你不高兴,我不买。

说罢潇洒地回头要走。吓得那仁丹胡子立马满脸堆笑,连连说:我高兴,我很高兴!鼎公先生这时伸出笑手去说:你高兴,我买!两人遂热烈紧握双手,大笑成交。

回酒店途中,我大开眼界地叹道:姜,到底是老的辣!

“这是我做事情的原则”鼎公先生细声细气地哼着:“你不高兴我不买嘛!”

于是我们自怀自宝,快快乐乐走回酒店,继续开我们的“1990开罗世界诗人大会”去了。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下脸来,指着我,胡子翘得高高的,气得连声大喊大叫大摇手:不可能,不可能,作势要赶我们走:你问刚才这位先生,我开的是诚心最低价,你这种出价,要赔本的!

鼎公先生闻言,文雅地点头耸肩,优雅地双手一摊,说了声:对不起,谢谢你的招待。侧身招呼我,转头就走,只是身后并没有传来妥协的声音,直到我俩都走出口仍然没有叫唤声。我无奈往下一家礼品店走去。

此时声音从背后传来:我的朋友,请回来。于是我们又徐徐回转了过来。

仁丹胡子满脸委屈地苦着脸说:60,最低价了!

30。鼎公先生坚持。

50!仁丹胡子咬牙切齿,满脸痛苦。

35!鼎公先生骤的出其不意,伸出五指,当机立砍。隔了将近一分钟,好吧,仁丹胡子才悲愤地做了决定:这下我赔惨了,利润全无!

微微一笑,正在掏钱的鼎公,忽然凑上前去,仔细端详仁丹胡子,一脸严肃地说:你不高兴?仁丹胡子脸上,立刻加大了痛苦的力量,双手夸张锁喉,鼻

引发“回家”的缘由,是我和我先生徐红岩在美国听的一场演讲。那场由国内有关部门在美国组织的报告会,为海外游子描绘了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美好蓝图。那一天,在异国他乡的我们听到祖国母亲的深情召唤,禁不住流下了眼泪。那时,我俩以及几位留学人员已在美国共同创办了吉尔公司。我们就想,用国内原料一定也可以生产多肽类产品,而且成本将大为降低,并可填补我国在这个领域的技术和产业空白。基于这样的考虑,1996年金秋,我们放弃了在美国创下的家业,回到了上海这座我生长的城市。经过一年多的考察、选址、筹建,吉尔生化(上海)有限公司在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呱呱坠地,开始了“二次创业”。

作为一家留学生创办的高科技企业,浦东新区给予我们多方面的扶持,将其列为区里“种子”风险投资基金的资助单位。伴随着张江高科技园区各项设施的完善,公司由小到大,迅速发展。1998年5月,公司初创时,只有一种产品,几家客户,到现在已成功开发产品上千种,在多肽领域达到国内之最。

我们建立了国内首个大规模高纯度的多肽制备纯化平台,试剂单批次产量和高纯度研究级肽产量规模也达到世界第一。品牌产品在国内外生物技术和医药领域制药企业享有了极高的知名度。

在美国尽管生活条件好,但总有心理上的压抑感。我们回国谋求

按照海关方面的要求,我们必须提供产品的官方说明书方能办理出关手续。为使历经千辛万苦研发出来的产品能顺利出关,我数次奔波于报关公司和海关窗口,一次次不厌其烦地解释,最终感化了海关的工作人员。由于我们的坚持,海关也开始改变这一已不符合市场发展需求的强硬规定,产品在海关仓库放置近一个月后得以报关出口。至此,凭借团队在海外积累的市场资源,我们的产品成功打入美国市场,为公司的发展积累了技术和资金上的“第一桶金”。2018年5月,5000平方米的吉尔生化二期研发中心大楼建成并投入使用。至此,吉尔及其子公司、关联企业数量达到14家,员工总数量达到1000名。

“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个人的。海归个人的创业梦,终将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在通往祖国富强的道路上,我们也将成为未来的逐梦人。

在海外办春晚,真是“万水千山总是情”。

归去来兮报国情
责编:刘芳

很多年前的一个下午,和大家一起入住开罗大饭店后,我动作快,抢在晚餐前,先到附近逛了一圈,在一家门面低矮的艺品店中,选了一张埃及纸草画,准备回去充当讲授西洋美术史的教具。回饭店时,经过大堂,遇到鼎公先生正好梳洗完毕下来,他一身白色西装笔挺,戴着红花领结,准备去吃晚餐。看到我手中的画卷,他笑问:“动作快嘛,淘到宝啦?拿来看看,欣赏一下。”

鼎公先生钟鼎文(1914-2012),与纪弦、覃子豪三人是中国台湾“新诗渡海三家”的大佬之一,他与覃老力邀余光中共组的“蓝星诗社”也是1950年代的三大现代诗社之一。他的诗,坚持逆着潮流,走浪漫格律的路子,沉郁苍茫,声调铿锵,是新诗百

年“格律派”的最后护法。我打开画卷向鼎公先生解释道:“这画的用纸,非常特别,是用饭店门口池塘中那种‘纸草’的翠绿长茎,剖开碾平成条,纵横

编织成型,再经过压制干燥裁切而成。上面的画,多仿自埃及墓室壁画或古籍经卷如《往生之书》。

有意思的是,其中的人物立像,头部都是侧面,就像剪影一样,最容易认出脸部特色,而眼睛却画成完整正面,脖子侧面,肩部又成正面,到了腹部,又变为半侧面,大腿足部又都是侧面的,而两只大脚丫却又全是右脚,都画出大拇脚趾来,乍看好像很写实,其实完全是概念化的礼仪祭祀

夏季到江湾校区,最美的是那一池荷花。花在上,叶在下,热烈不掩藏。看江湾校区规划模型,这片荷塘以后要填平,盖大楼。一想到就特别惋惜,有空就会去看。

十年前,这荷塘里有一群鹅,每次都都喜欢逗它们玩儿:靠近几步,等它们伸长脖子冲过来,转身就跑。它们也不真追,大叫几声,摇摇摆摆又回到自己的地盘。有了这群鹅,学生们都会变回幼儿园,童心满满地去上课。后来鹅群突然不见了,荷塘寂静了很多。

冬天也会来这荷塘边走走,知道冰凉的水面下有纵横的根系,沉默着为春天聚集力量。深爱荷花的这种品格,静静地与大地同生息,冬季不怕寂寞,春季不争花俏,夏季尽情开放,秋季奉献果实。古今有太多赞美荷花的诗,却没有一首写出了它天然的美。它是极少数不需要夸赞的花朵,看到它才明白,内质才是一切生命的根本。

第一次到武定西路是十八年前的夏天。大学毕业,同学各自散,有的工作,有的读研,有的出国。还有一个女同学结婚,于是我们结伴去她的新家玩。她的新家在武定西路上,地铁二号线江苏路站出来,烈日炎炎中走,经过市三女中,再右拐,到了武定西路,一条夹在江苏路和万航渡路之间的小马路,一千来米长,给我留下灰扑扑、旧通通的印象。

后来,武定西路修整,修得更有历史有故事的样子。道路两边砌了红褐色砖面的围墙,围墙上贴着彩色马赛克的装饰。那装饰起来的地方应该有个小喷泉的,可喷泉没有,倒常会长出狗尾巴草来,随风摇曳。

街边还有不少雕塑。因为占着上海爱乐乐团驻地的名头,武定西路口有施特劳斯父子俩的雕塑,燕尾服,拉着小提琴。可路口也有修车摊和杂货店,于是施特劳斯父子脚旁,终年被小生意围绕着,拆下来的自行车轮胎龙头,晒出来的拖鞋

拖把,一早摆出摊来的煎饼果子。故作高雅里的那一点矫情就这样被打掉了,该怎样就怎样,自由自在,生机勃勃。

十多年前我看过一本叫《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书,写书的是一个叫简的加拿大老太太,她去世的那一年,那本书的中文译本在大陆热卖。老太太不满意的是数十年前从美国大城市流行开来的一种城市规划理念,即圈一块地,辟一个公园,建一批房子,住一群差不多收入的人。她认为有活力的城市街区,应该有小街段,有老建筑,有不同收入的人群混居。

我一知半解地把这本书看完,很大一部分动力是我当时正要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街区安家落户。我很惊奇地发现,简老太太在书中关于理想城市街区生活的图景,武定西路这一千米内处处皆是啊,这极大地帮助了我,在这里找到归属感。

美妙的街区,有一个重要特征,有一群熟人,他们身兼守望者。具有自我监视

图样,六七千年不变,古意盎然。”

鼎公闻言,侧头扬眉睁眼,大感兴趣。不一会儿,我们一老一少,出现在那家艺品店门口。刚才,我买的那张,尺寸较小,开价五十埃及镑,我还价三十,成交。拿着画,眯起

眼睛的我,自顾自地点一点头,把嘴一撇,自以为是为多年旅行老手,非常会买。

鼎公先生进了门,东看西看,问了一些不相干的价钱,都摇头嫌太贵,最后才走向他看上的,那是挂在艺品店正中央一件最大的纸草画,他不动声色,再次闲闲开口询价。浓眉大眼蓄着仁丹胡子店主,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也不动声色,斜眼看了看我,念头飞速千百转,一副一目了然又了然于胸的样子,他先夸赞鼎公的眼光好,又赞美我的品味佳,最后斩钉截铁,开价一百埃及镑:特别价,只对你特惠!

嗯,价钱还算实在,我心中暗付,这张比我那张几乎大上三倍,画工虽然稍粗,但尺寸大嘛,好在有我在,谅他不敢乱开价,我得得意地盘算着。

不料,鼎公先生老神秘地伸出三个手指头,轻声的说:30!这下满脸满堆笑的仁丹胡子,马上拉



夜光杯

功能的街区,武定西路算是一处。修车摊、水果摊、干洗店、理发店的摊主店主,甚至负责维护街区停车秩序的保安们,对这里出出进进的人有着超乎人想像的观察和了解。

我们托育幼儿的这几年,家里换过两个阿姨,很多次,我被水果摊上的店主、干洗店里的阿姨、街上的保安、楼里的邻居等等各色各样的人拦住,他们很

主动地将他们看到的听到的关于阿姨的片段告诉我。

这样的街区,让我想起我从小长大的上海郊区的小村子。在村子里,家庭生活是敞开在众人的目光中的。主妇们一定要早起,把家人打开,客堂间的地一定要扫干净,衣服早早洗好晾出去;家里吃着饭,邻居可能随时随地进来了,朝饭桌上看看,随意地坐下聊天。

简老太太还说,有活力的街区是能吸纳不同收入群体找到落脚之处的,武定西路也算是吧。小马路上有价格不菲的会员制餐厅、法国餐厅,可也有门面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店,甚至还有在老房子门洞里搭起半张桌子做生意的锁匠、废品收购站,生意照样几年十几年地做下来;既有体面的复式公寓,楼顶盖着阳光房,也有一居室住一家人的小房子,还有在街区负责清扫卫生的李阿姨住在大楼地下室的隔间里。我为你提供便利,你助我在此安顿,彼此依赖,相互维持,这样的街区,既方便,又温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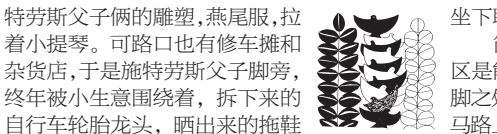
如果简老太太还活着,我真希望有机会可以带她来武定西路看一看,一条一千米长的小马路。我要带她认识各种小摊小贩,跟她八卦一个人搬进这个街区需要经过多少双眼睛的隐秘审查,介绍她见识那些可以帮助一个人在这里安适下来的关键人物,门卫、停车管理员、洗衣店老板娘等等。老太太一定会饶有兴味并惊奇惊喜吧,她害怕会在大城市进程中湮没的那种富有人情味的街区生活,正在一个东方大城市里欣欣向荣。

炎炎荷花

梁永安

一千米长的生趣

张树子



夜光杯